

悲

欣

集



责任编辑 崔美明
特约编辑 施中宪
设计 王建纲

悲欣集

黄宗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9.5 插页8 字数169,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7,000

ISBN 7-208-02831-1/G·470

定价23.00元

悲欣交集涵萬機
星宇浩茫存一鑑

宗江弟大作付梓書一偈代序

甲寅七月錢君到八十九



悲欣集

黄宗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無悲多喜凡夫願
寧生福禍世常見

旧序新跋	1
九五兮今岁	5
爱国是做人作文之本	8
贺《文学自由谈》十年	10
我师夏衍	11
好男唐纳	18
Sir 姚克	22
忆石挥与蓝马	27
少年英雄钱毅	43
李公德伦像赞	47
宋词其人其诗	
——为《今世名角谱》序	49
四川之恋	
——《车辐散杂文集》序	51
怀书友吴廷琯	54
未名湖畔祭诗魂	
——郭蕊诗文梦读抄	57
雪飞矣雪飞	67
湖畔凤子	70
木樨地送别文	73
敦煌的“供养人”常书鸿	74
冯牧的牧歌	77
地火——荒煤仍在燃烧	81
我的“奶师”万家宝	84
赞苗子·歌郁风·怀夏公	87
可贵可怀的记忆失误	89

艺如其人	
——浅评陈坪(薪伊)	92
长歌胡松华	96
《戏剧人生》之恋	99
梦寄蝴蝶	
——致苏立群	103
骄子赋	107
我是“世”字科的	
——杂忆富连成	111
不惑篇	
——贺中国京剧院四十寿	114
拜程长庚·祭厉慧良·赞姬麒麟	117
俄罗斯来的“梅兰芳”	120
云崖暖兮	
——《金沙水拍》观后	123
《七战七捷》又一捷	126
元旦书红喜读老人书	
——《新编文史笔记》开卷记	129
原草书摘	132
如何? 如何?	
——小议一字之差	136
南方啊南方	
——三十年前后访越	139
原乡行	
——不奇之遇在台湾	146
全香的晚香	151

绝响未绝

——观聆音配像致谢国祥——	153
星海中的胡蝶	
——《影后胡蝶》序——	156
雷雨啊雷雨——	159
我也爱二愣妈——	161
《孟丽君》绮思	
——林黛玉与舒伯特合写的诗——	164
沙发里的土豆——	167
玫瑰香兮——	170
失香记——	172
班门偏弄斧——	175
炎黄兮黄胄——	177
“你不像季羨林”——	180
于伶恩师千古——	184
与弟弟妹妹同演戏——	193
我演剧的摇篮	
——未名湖畔两剧社——	195
我是在上海下海的——	198
心事如许——	202
跨世纪说——	203

* * * *

从浪漫到现实

——黄宗江传略——	许国荣 206
我的良人——	阮若珊 262
吃品·艺品·人品	
——谈谈爸爸黄宗江——	阮丹娣 285

旧序新跋

我,最近出了一卷散文,书名《你,可爱的艺术》,面呈书友范用。范公莞尔曰:就叫《你,可爱的……》就好了。

此书列入书友李辉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书名取自最后一篇的副题,引自伟大的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复旦”的卷首是舒伯特的乐谱一行,傅雷译其歌词为:“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

我读此圣书,是在抗日中期的山城重庆。书为艺友沈剡珍藏的残卷。残缺部分是由艺友张瑞芳手抄补齐的。能不珍惜那“黯淡的光阴”,那“可爱的艺术”?

如此命名我书,还是主编李辉编出来的。此书曾先后拟题为《剧诗集》《坦白书》并《问心集》,且均有文阐述。我一生写作以剧为主,追求的就是:剧中有诗,诗中有剧,写散文也多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求诗于剧。《坦白书》则取自书中自己的一重要篇章,再次交代我“文革”时活得不耐烦了,坦白呈书,“炮打”“女皇”计22条。《问心集》者说文章之道首在说真话:“当你不

能说真话的时候,也不要说假话。”(取自周恩来语金山。)以这些题目概括我书也还是合适的,但李辉还有邵燕祥均说旧了,旧了,乃逼出个更旧的似可称新,就是这“你,可爱的……”更合我意。这世间有多少恨事,乃求爱于艺术。这世上可爱的决不止于艺术,然若无艺术这世界决不可爱。

书出得不错,错字不算多,应该感谢责编和校对同志。但我仍想借此机会声明两处脱落。点题的舒伯特那行乐谱开了天窗。还有就是掉了一个不能掉的不字。文中写到我在上海对艺友李玉茹说:“我少年时候就不在你们脂粉堆中厮混。”此处居然脱落一“不”字。这(沪音格)实在是“不来事(沪音栅)”。

我的老战友茹志鹃“文革”后复出,曾主《上海文学》编务,来信邀稿,说你的剧作除《农奴》尚差强人意,其他实在不怎么样,但您的散文……底下便是赞语无边了。这种有贬有褒,欲褒先贬的至诚的邀稿艺术,真是可心极了,使我面对上海文坛动心不已。

承志鹃雅意,我岂能不写散文(写剧本亦未气馁)。见书友姜德明载新民晚报文《作家写广告》,我也就此效颦为我下一个散文集招标。我下一部散文随笔的书名题作《悲欣集》,已请沪上九旬老人钱君甸仙翁为我题了封面。老人兴起,且赠诗一首护法,诚为我从未谋面的白发知己。“悲欣”取自弘一大师圆寂语“悲欣交集”。或以为用此非吉兆,其实也是可以“冲喜”的。我渐入晚岁,早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了。于此世

不论去留,无须圆寂,即在日常的寂寞与热闹中,总是“悲欣交集”的。我对道友李叔同仙长从茶花女、黄天霸,走向弘一大师的道路,一向是不胜向往的。说实话,我有时也想出家,惟须携老妻共入深山,因为她最是我的“你,可爱的……”

1996 早春时候

以上是一年多前,我去国前夕小结未刊文字所写的代序。远行归来,这本书尚未出,却出了一册“晚霞文库”的《长歌集》(剧影散文选)。一年来伏案仍勤,惟重在剧影,多为“文革”题材,发不出去,原因众所周知或不可知。散杂文则写的甚少,出集似嫌单薄。日前宗兄永玉归京召宴,幸逢京华咫尺,十载不遇的书界大腕董秀玉,我说起我写的文字不多,写我的还不少,只宜身后出书了。秀玉却建议道:何不把你写的与写你的合集?是啊,有何不可?我乃生念,在这《悲欣集》中附录两篇写我长文:一是我友许国荣写我的传略《从浪漫到现实》;一是我妻阮若珊交代之作《我的良人》,原相嘱身后发表,今略删提前。还有一小篇小女丹娣游而非戏文章,说我的《吃品·艺品·人品》,真个是“悲欣交集”也。我多年之交或一见之所写我的文字,那就真的有待我的不圆而寂日吧。

1997 晚春时候

随后,三联董总秀玉又建议我补编半世纪前旧作《卖艺人家》重发之,此《悲欣集》乃交付我从艺始于上海的人民出版社,这也是我所向往之的。又补入几篇近作,就作为我近年编年的集子。近世纪末了,原想加一篇《跨世纪说》代跋,我友邵燕祥建议此说可作为书名,那我就此预告我下一个集子就叫《跨世纪集》吧。

丁丑岁末

九五兮今岁

很慊《群言》所出“新年心愿”这样的命题，太难写，难写得既普通又独特，既说心里话，又不暴露自己的隐私。但还得写，想起年轻又年老的编辑们，及早赶早地提前拜年邀稿，用心良苦，不禁莞尔，只得也提前依照古俗书红“元旦开笔，大吉大利”。

我已——进入古稀今不稀行列，我方——过坎儿（七十三）。据闻“文革”后丁玲复出时，叹曰：“我要是六十几就好了！”当时我才年近花甲，就已经很懂得她这样的话了，今日更懂。“文革”后，总得提这个“文革”，曾去给夏公（衍）拜年，辞去时老人说道：“少壮派，好自为之。”我说：“夏公，我也花甲了。”他说：“对我，总归是少壮。”遵命，夏公！我仍当好自为之。

要赶紧做，有很多事要做，不论它六、七、八、九十，来日无多。我是个旧称干戏的，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均归戏。还有多少待写的“未完成的杰作”，甚至还在演戏。“七十岁学吹鼓手”太难，重学或尤难于初学，吹难成调，鼓难敲响。惟倾心“戏剧人生”，乃乐此不疲。（《戏剧人生》是我很喜欢的一出电视剧，你看

过吗?)戏迷精神万岁!天下有戏迷,所有的剧种(包括影视),复兴有望,振兴有望。万岁万岁万万岁!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在生产质量,才能跟任何主义竞赛、竞争。艺术产品亦然,尤然,且其质量是非仅物质的,更是精神的。窃以为必须三并举,社会效益、艺术效益、经济效益,三效益统一,缺一不可。庶几方得奥斯卡奖,超奥斯卡奖!虽对奥斯卡奖的看法各不相同,且容其不同。

我喜欢驰车在北京崭新的三环大道和多座立交桥上,为此也想放声于歌德。但更不可忘记老百姓的一粥一饭,一炉煤火,一头大蒜。得想着还有远山深处方见电灯,便欢呼“这就是幸福了!”的人们。

睁眼若干事,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一大早的“东方时空”,包括“东方之子”、“音乐电视”、“生活空间”与“焦点时刻”。我爱上了每一位主持人,因为他们总在努力说些真话,好听的与并不怎么好听的。

我个人生活得还不错,比温饱还要多不少,乃无所奢求。但仍有奢望,更民主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是没有人要极端民主的。仍奢望,更自由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并没有人要绝对自由。但绝对地要民主,要自由,既不是无所限制的,而又是无穷无尽的民主与自由。庶几社会主义有望!21世纪有望!

我喜欢、崇敬天安门的辉煌,但也时有一股凄厉之音在我心头盘旋不去。曾有一位老诗人,多少年前写过一首古老的新诗,写一名日本流浪汉在天安门的荒

草丛中吹尺八(中国唐代传至日本的一种短箫,在中国本土却已失传),其声凄越。我幼时见过荒冢似的天安门。我虽未经历过“五四”、“三一八”,但经历过“一二九”、“四五”……

我爱北京天安门!

(原载《群言》1995年第1期)

爱国是做人作文之本

我七十有四，也进入了古稀今不稀之年。在 20 年代，自己上幼儿园、小学的时代，已经背负了“五七”、“五卅”、“三一八”等等国耻纪念的包袱，渐渐知道了有个“五四”，有个李大钊，有个共产党。30 年代是自己求学的最重要年代，历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历经“九一八”、“一二九”、“七七”，背负着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自己是在 30 年代成长的少年，在我的身上的确贯穿了一条 30 年代文艺——江青等人说的“黑线”，实乃红线，红而又红之线，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

1934 年，我在青岛上初中，在家门口有一家荒岛书店，是共产党人办的。于黑丁、萧军诸位文艺青年常来走走坐坐，我和同学、文艺少年李普，在他们的指导下，也在青岛晨报办了个儿童文艺的副刊《黄金时代》。我在这“荒岛”上吞食了不少左翼的、进步的文艺作品。我为逝世不久的夏公写了一篇《我师夏衍》。他 30 年代的《包身工》和他的剧作，以及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着实地给了我革命的启蒙教育。

40年代初期,我先后在上海、重庆参加了30年代“反动权威”夏衍、于伶等前辈领导的抗战的剧团,身为演员,志在写作。但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感,还常常挥之不去。我这一生曾经两次投笔从戎。一次在抗日战争中期,我在重庆参加了一支“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归国之日正是闻一多被刺之时,我立即开了小差,去上自己的第9年大学,至今尚未毕业。我又因肺病卧床两载,上海解放之日我方起床,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也快半个世纪了。

我虽是一个穿了半世军装的书生,但书剑飘零,百无一用之感还是常会油然而生,也时而意气风发,感到书生终有一用,可用于书,于笔。有生之年,当学鲁迅用笔为剑,学巴金以笔为火,学冰心化笔为水……登天安门兮!感时代之伟大,献一己之菲薄。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群欣然而泪飞。我想轻声高呼:祖国万岁!世界万岁!人民万岁!人类万岁!

(抗战文艺座谈发言摘要,原载1995年8月20日
《中国文化报》)

贺《文学自由谈》十年

文学是自由的,争自由的产物。

惟有人一提自由便不自在。

有人一听民主自由、人道人性,便斥为右而又右;

也有人一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便斥为左而又左。

或此或彼也应有其自由。

难道我是中庸主义者吗?

若中庸释为调和折中,我不是;

若中庸释为力求中准,我便是。

难道我是自由主义者吗?

若是我为人人的自由,我便是;

若是我害人人的自由,我不是。

无自由,无文学,何谈之有?

贺文学自由谈十年,再一个十年,百年千年。

直到无须再谈自由之年。

(刊《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4期)